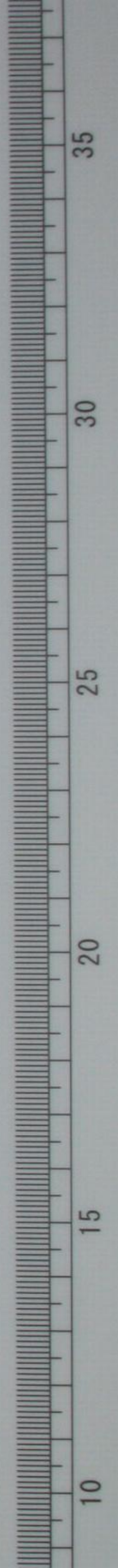


筆記詩集傳

十二

118
887
9



門 413
號 887
卷 9

筆記詩集傳卷十二

○大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縣三篇國語皆以為西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

○文王之什

○文王在上首章

詩緝云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問受天命如

天
花
氏
寄
贈
年
二
月

何朱子曰命如何受天只是人共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
累義到此時人心奔逸自不容己○毛傳云有周周也○孔疏
云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疏義云時者方應其期之謂王
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鄭康成云此
是通詩冒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於昭于天非
真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磨耳且只就神言慢露出德字周
雖二句根上來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贊
昭字不時贊新字充滿宇宙貫徹古今故曰顯景運肇啓方
興未艾故曰時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
命之本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說約云末二句又即首
二句意再加申歎然維新意未完故集傳補是以子孫蒙其
云之以足之疏義云帝字比天子為親左右字比上字為親
切陟降字比昭字為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辟
曉之故反覆申明必至於此乃止也○胡氏曰文王之靈一陟
一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以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
下也○春秋傳出昭公七年左傳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
衛弔且追命襄公云云○說約云此詩七章每章首尾連環
別為一體

賈文王二章

孔疏云適譬本幹康譬其枝也○凡周之士孔云凡於周為

臣之士以士男子成君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
總稱亦可以兼士也。○婦嬖云此言文王德純而垂無窮之
譽獲無窮之休也。鹽言其德之純以始終隱顯貫令聞本
鹽之來正應首章顯字。此只說下文敬止乃其實也。○說約
云陳錫哉周侯文孫子者言錫是福於其孫子也。此處當讀
任下文頂鍼前句衍出本支百世意。下四章五章七章同婦嬖云文王
孫子四句正陳錫之實正應首章時字百世所指者遠乃未
狀事。○詩緝云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而世
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婦嬖云孫子周士
重在孫子周士不過孫子之輔不顯亦世所重修德說子孫
修德節不永言配命羣臣修德節下厥猶冀之疑問云文王
之德純亦不已故令聞不已故陳錫之命亦不已
洛誥云其作周匹休言為周家配休命之地。○朱氏曰上章
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
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竊冥恍惚
而已也。

世之不顯三章

古義云思發語辭書傳云題曰楨傍曰幹。按爾雅毛傳並
以幹訓楨蓋單言則通用耳。○婦嬖云此章是足凡周之士
兩句意上不顯通後世言乃未狀事此不顯承上言當作已

○國特人
而立

狀事者不顯是以德繼德世濟其美之意翼之勉敬勉即亶
亶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一德此便是多士可美處周楨以
寧皆根此來○疏義云多士即今日傳世之多士文王之國
亦今日文王子孫之國也卿孃云生此王國便有應運意○
說約云王國克生以下又以贊美其有用而足寧文王之神
別一套話疏義云此文王亦以其今日在天之神言卿孃云
王國克生便有王氣所鍾王化所浹意有此多士文德賴以
宣武德賴以振非周之楨乎請緝云牆恃幹而喜卿孃云多
士任其勞文王亨其逸不賴以安乎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
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恃多士以為安焉猶及
勤於菑用反以自養樂於榘材反以自勉卿孃云此節總見
周士能與文合德故宜其傳世之顯也

穆之文王四章

卿孃云上二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此穆之二句方指出一
箇實德為一篇綱領疏義云穆之以盛德氣象言敬則指言
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照者照此敬文王非有意緝照之
純亦不已自有不能已爾此聖德之極致聖學之極功凡其
所以昭於天聞於人者皆由不已其敬而致狀爾卿孃云敬
體本明有息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純然一敬而已須以法
天之健配天之明方得受命真箇竅天命之集亦指今日之

子孫言

侯服于周五章

古義引張守節云自湯已下歸高至盤庚改號曰殷諸侯之
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葉氏曰春秋傳晉士起是也賈公
彥云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王以圭瓚酌鬱鬯以
獻尸尸得之灌地祭訖呼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
求神也孔云宗廟之祭以裸為主灌裸古字通用於禮王正裸而后
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
禮記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晁而祭周人冕
而祭蔡邕云收晁冕皆以帛十升漆布為晁廣八寸長三尺

寸加爵履其上周黑而赤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
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緝云黼裳高周而
同黼裳而昇冠則高制也○呂記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
蔡氏曰脩其前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
以客禮遇之也○卿嬖云此承上言人心昭周以啓後王法
祖也重天命靡常一句膚敏是平日有的但在今日裸將時
見耳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但高之孫子臣服于周凡以殷士
之膚美而敏捷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矣
欽按王之蓋臣詩人呼而告之詞卿嬖云念字根靡常來
所以念之工夫在下都方言○左傳襄公四年注云告僕夫

不敢有專之也。劉向言出。○疑問云：微子未嘗事周也，傷微子一語是劉向之文，而朱子述之不及削耳。

無念爾祖六章

一說疑問云：永言是心口常念及之謂，念茲在茲即是疏義云：此詩凡八言命，此章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孔疏云：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殿為鏡，知存亡。○鄭爰云：此言修德凝命，正其念祖實處。說約云：無念爾祖，既承上文，自當姑就蓋臣說，以不失不敢有王之意。鄭爰云：鑒殿意不平等，法祖上，其以鑒殿為言者，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德即是敬，永言即是緝熙其敬德，與命一理。自天付之曰命，猶我得之曰德，修德即是配命也。多福亦外維新之命，陳錫之保曰自來，便有責成之意，見不可恃其祖也。若祖可恃，則商之孫子豈宜至此。故又以不易警之，所以人心言克配以德言，命之不易，卒章。

古義云：曰上天者，見其高；在上與人相隔絕，非人意所能測也。亦帖云：上天之事，字澤說古義云：臭者氣之總，天地間惟殷傳于虛，臭達于微，已非有形之物，此并聲臭而示無則窈冥之極也。萬邦謂萬國之民也。○鄭爰云：此言命之難保，而示以保命之道，亦重法祖上首句承上起下之詞，要見可警懼意，不修德便自絕於天，能修德自狀令聞彰著，故曰

宣昭義問義問者對紂之穢德彰聞言耳一說疏義云善譽
猶二章所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欲如文王之不已也姬嬖
云此三句只引起下法祖意全重刑儀文王上見得度廢興
于天而天杳不可度惟有法祖乃是促成實著此正戒王喫
緊處儀刑者法其緝熙敬止便了作字即心悅誠服之謂此
即人心見天命也首言文王之神與天陟降此言法文王即
所以法天如此則在天之靈可慰而靡常之命可保矣○朱
子曰武王數紂云自絕于天下篇劉氏曰於穆不已者天之
誠也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
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与文王一而二矣

後語真氏曰周至成王尊世耳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讀
毋過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况周公親言之而
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
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
斯其所以不危亡也○國語魯語文亦出在傳襄公四年魯
叔孫穆子之言也○鍾伯敬曰通詩啟重文王之德；即第
四節之敬是也其神之昭處根敬之熙來而崗之不已而根
熙之緝來子孫臣庶之世顯皆此緝熙之敬德顯之也劉氏
曰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
而不其聞焉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為始終者又可

見於此。工程先生挈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

○明：在下首章

古義云。適通作嫡。正室曰嫡。正室所出之子亦曰嫡。妾出之子曰庶。孔疏云。微子之命。乃在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嫡者。鄭玄注書序云。微子殷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狀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嫡也。○卿嬖云。首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先絕于天者證之。明之者。明而又明。只是一箇誠敬也。赫之字。應明之字。須令得象心集方統說。天難二句。承上

句。來不易。即于維忱中看。維字可味。此非王之不易。乃明之不易也。末二句使字重。使乃天使之。可見無明之德。必無赫之命矣。与下文武以德受命相反看。

摯仲氏任二章

古義云。按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于摯。在河南汝寧府。祖已者。仲虺後也。仲者。中也。謂中女也。氏任者。其氏所自出之。姓曰任。說出孔疏。黃佑云。都殷因稱殷商。亦猶劉備都蜀。因稱蜀漢耳。曰發。詔薛嬪。爾雅云。婦也。由禮疏云。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京。周京也。嚴云。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及鄭云。去与也。孔云。大任非謚也。以其尊加子

婦尊而稱之。○卿嬖云。此是推文王所由生也。首尾重文生。
摯仲四句一氣說。一說詩緝云。將述高亡而周興。故以摯繫
高與周對言之也。疏義云。維德之行。言凡所行者。皆本於德
也。以木任配王季而皆維德之行。天故為生文王之聖。取疏
引周本紀云。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為
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為
君之時言也。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狀也。有配偶之賢。而有
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々自其所從來。其意深矣。

○虞書釐降蒸傳云。治裝下嫁。

維此文王三節。

輔氏曰。前篇什厥猶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為恭慎。
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
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二屬。終日對越上
帝也。卿嬖云。此正言夫德之明也。宣以小心二句為主。一
直說下。不可以得天得人平分。小心翼。即敬止之本體。昭
事上帝。即以此昭事之。就平日奉帝。則以周旋言。多福。泛言
含下受方國在內。厥德不回。頂昭事說。總是一點敬心。直上
直下。講意云。受方國。不過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詩緝云。其德
不邪。故能受四方侯國之命。有一毫觀悻之心。則邪矣。卿嬖
云。文王雖未受赫々之命。狀受命之基在是矣。

天鑒在下四章

欽按同州漢左馮翊郃陽縣古莘國夏陽縣今為韓城俱陝西西安府古義云莘國以其系本夏啓為天子之後故稱大邦○卿嬖云此推言武王所由生也首尾宣專重武王身上天鑒在下鑒周家歷世之德不獨指文王命集句須透末章代商之命講初載非初生乃幼時也天作句最重嘉上是長大可婚之期不必泥定納采親迎說有子言足以應文之求也

大邦有子五章

說約云集傳不顯顯也惟疏義本及宋舍閔家本有此四字毛傳引爾雅秋水文注云造舟以船為橋維舟維四船方舟併而船特舟單船孔疏云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鄭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卿嬖云此言聖配之德威而大昏之禮隆也重德上覩其之妹不是与天相為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一譬則天多而大如配以幽閑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文定句是納采請期造舟句輕只是自周至莘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通行來耳古義云不顯其先者承上句以禮文之感言孔疏云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文王為主有命自天六章

本卿環云有命五句是娶說武王受命又把降生根由重說起
有命是壽命文王與天鑒不同若曰天命文王得聖配篤生
武王而命之以伐高也於京就所居之地而命之非謂周京
為興王之地續女二句俱作述下語既生文王又生武王便
天之篤厚故曰厚生保其躬右其行命為天子而使之廢伐
大商正武王受赫之命伐日廢見武王順天應人不干天
地之和古義云爾詩人代為天命武王之辭也一說卿環云
保右命三字保右處皆是命也

殷高之敘七章

書武成篇云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牧誓篇云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高郊牧野乃誓○古義云臨說云云
監臨也爾雅云視也猶言眷顧也無通作毋戒之也○卿環
云此與下章皆是了廢伐大商之意殷旅如林單就紂師說
矢于牧野就高周之師說狀此繫陳兵非交兵也侯興者以
義興師人心共奮也上帝臨汝即天命決人心也二心如顧
名量力之類○說約云注而皆字起則維字

牧野洋洋卒章

駟駟孔疏云檀弓亦言戎車乘駟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
法也史記云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濱與語大悅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曰大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古義云大公姜姓呂氏
名尚孔云父男子之美號文王得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
父尊之為作此號愚按古人尚質尚之名為尚父亦猶周公
呼爽為君爽也時通作是孔疏○卿孃云首句輕只言會戰
之取耳鷹揚是義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快人心如鷹之飛
揚而將擊耳會朝句言其速也此正武王以明之德受赫
赫之命處○陳氏曰篇首之明之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
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
能之守

後語 輔氏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三王積德
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助之而不得占者後兩章
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
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兢業以保
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縣瓜瓞首章

徐錯引詩傳云訓太知小瓜在枝間連大瓜也毛傳云公
幽公也古言久也父高利覃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孔疏云後世稱
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
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說約云陶復作重
室謂上下相連陶穴則竟在土中○卿孃云首句此意可該

全篇蓋周之王業自遷邠之始歷幾傳以至文王而後大厥
謂縣瓜瓞也故首意取警要重祚字劉氏曰周人之生感
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
后稷而不窟奔竄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維姜源此
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汨漆又一初也

古公亶父二章

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
通解引雍錄云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
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
以達岐太王都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周岐水之南
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為周公采邑也○毛傳
云姜女太姜也古義引韋昭云有逢伯陵之後也宣王大紀
云亶父娶于齊有台氏女曰太姜美而賢列女傳有台作有
出○卿嬖云此言太王避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來朝走
馬要見太王保國安民之心略帶民從之意此是正大之舉
不可涉入倉皇氣象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在資
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點內助共末章推切四支俱
是開創大闢繫須知作者用意之密晉字之字包下廟社宮
室授田居民意在不單指為君居也

周原膺二三章

毛傳云、堇菜也。欽按爾雅有二堇。一云、齧苦堇。郭注云、今堇菜葉似柳子如米。洵食之滑。邢疏引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之堇菜葉似葳菜。花紫色者。內則云、堇。豈枌榆是也。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也。一云、芟堇草也。郭注云、即烏頭也。江東呼為堇。集傳從孔疏。為烏頭苗之堇。詩緝以為堇。豈之堇而云。內則婦養鬻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也。古義云、茶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說約云、但如此。則注雖苦亦甘。當專指茶。亦不必作此分疏。按李時珍以堇菜為旱芥。則今野草有莖葉俱似水芥。而開紫小花者。蓋此之謂也。或呼為野芹。又古人訓堇菜為溲密。列者是堇。菜也。一名箭頭草。其小者名匙頭菜。俗稱須麻。飛兔利。唐本草所謂似葳菜者。近之。茶解詳邨谷風。○孔疏云、春官蓬氏掌共樵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煇置于樵。在龜東。楚煇即契也。楚荆也。卜者以楚煇之木燒之於樵。炬之火。既狀執之以灼龜。前漢書注云、契刻也。詩云、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柳蠟云、此承昏字來。要看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墾田者也。林氏曰、太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狀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柳蠟云、築室亦該後四章意。并轉。

上章昏字句看一說詩緝云曰者毫告之兆也

迺廡迺止四章

迺左迺右孔疏云據公官在中民居左右自西徂東鄉爨云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亦帖云凡言迺者繼事之辭鄉爨云廡止二句是定居以安民疆理二句是授田以養民末二句總上四句說古義云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宮室門社此經綸之次第也

乃召司空五章

王氏曰乃者繼事之辭言畢民事而始及之也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孔疏云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兼佐云俾立室家一句含宗廟宮室門社皆在其中對上未有室室而言史記云古公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古義云縮板以載專屬下文作廟言鄉爨云翼之前堂後寢左昭右穆規制端嚴也一說古義云翼如鼓斯翼之翼蓋象其軒翥方嚴之貞曹氏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面背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注君子將營宮室以下出記曲禮

揀之陔六章

孔疏云掘土實之於壘謂之揀之者衆多陔之狀既取得

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居之，亟疾其色，冕
冕狀，疏義云：五版為堵，其高一丈。詩緝云：百堵皆同時而起。
末句解從鄭箋一說。古義云：按磬鼓為鼓役事而設，非欲止
人之力作，但人心競勸，鼓自不勝其擊，且如有不能相赴者，
狀輔氏曰：獨詳於版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圍宇外，舉此則
其中衆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為最勞。

迺立臯門七章

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臯門，雉門
為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臯，正門為應，而諸侯當名庫
雉者，索云：天子五門，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

藏于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應治也。路
門則取其大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冢土，解鄭
箋，孔疏云：冢土，訓為大社，未即名為大社，乃立冢土，正是諸
侯之法。古義云：按泰誓言：類于上帝，宣于冢土，則猶仍太王
舊稱，以未為天子故也。朱子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
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
稷也。鄉嬛云：冢土者，築土為壇，植木為主，設壇社而不屋，所
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文者。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
自內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說通云：當時百度草創，亦非
必於守禮三立字，俱見創見之意。鄉嬛云：此三立，乃不朽大

孔疏云：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郭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

業自太王創立之

肆不殄厥愠八章

爾雅云械白桤郭注云桤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
啖孔疏引陸機云并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
為白桤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軸一作犢車輻又可為矛戟矜今人
謂之白桤或曰白柞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古義云按旱麓
之詩云瑟彼柞械民所燎矣則柞械皆木之大者郭璞注爾
雅云必非此詩之所謂械也緄夷即昆夷又作緄夷又作
畎夷皆犬邑之轉也書大傳大夷注云大夷昆夷也亦稱大
戎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卿嬖云肆字

承上自修意來上文仁民孝先成家立社其為宗社生靈長
久之計風聲聞望皆可以懼服人心故云不隕其尚緄夷與
狄人異種太王在邠為狄人所侵遷岐又為緄夷所愠此只
是立國之初如此駝字從馬謂畏懼奔走不顧衝冒撞突也
喙者氣不得伸乃奔突竄伏之形狀也維言不暇他謀也正
應轉首二句去四兵字見盛德攝入有不期其殄而自殄之
意只四句說到文王中間包舉三世此暗度也

虞芮質厥成卒章

毛傳云成平也一說疑尚云厥成成字即獄成成字凡獄已
成而上讞及未成而求斷者皆謂之成朱氏曰虞芮之質成

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啟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
之商而之文王也。○欽按陝州今屬河南河南府同州今屬
陝西西安府即漢左馮翊古義云今按平陸為城並縣名平陸古虞國
古城古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聞原與虞芮相接俗
呼讓畔城史記注引地理志謂芮在馮翊臨晉縣今西安府朝邑縣
杜氏通典從之非也馮翊故城在陝西西安府高陵縣南二
里乃河西地與平陸迥不相及史記正義亦辨其殊矣朱子
曰蹶動也毛傳生是興起之意其勢張盛忽狀見之如跳起也
卿嬖云疏附正是百姓疏遠而能佳之親附于上也先以引
而後以推此心腹之臣輔君德者也喻上之德于下而告君

鄭箋云使人之
歸趨之

也。隱狀折衝千里人無敢侮之者故曰禦侮孔疏云武力之
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予曰乃擬議之詞古義曰予曰以
下作者之辭也。啟切四支為章末餘波若非特文王聖也亦
其臣與有助焉濟之多士文王以寧豈不信夫輔氏曰所謂
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于四人而已也。
後語 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
專美文王之德夫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似以及武王
之德謙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皆歷述其
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

保身之耳。

○芄之棫樸首章

毛傳云：禎，積也。請緝云：積以待其乾而用之。○卿嬖云：前三章言德盛而人歸，後言人所以歸由于德之盛。首章以木盛為人所用，興德盛為人所歸。濟，是贊詞，只就容貞美上說。而德即在其中。左右只是無方，不作近臣趨之，言內外遠近在：傾心不止奉祭行師二事。

濟：辟王二章

古義引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中，鼻寸

衡四寸，有瑱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準，勺，即瓚也。璋，其柄也。頭如矢銳而穿物曰射。其勺以金為之，鼻者，勺流也。流者，所以流鬯也。衡者，勺徑也。據周禮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先儒謂王行初裸，后行亞裸，其或后有故不典，則大宗伯攝之。○卿嬖云：此合下章俱承左右趨之意。發首句提起濟：泛言祭祀意，補在此句之下。左右，與上不同。此章指祭時之左右言。文王未嘗為王，無執圭瓚之禮。朱注特引禮之全文耳。就奉璋時見其衣冠俊偉，體貞端莊如此，彼宜升降進退，皆有其度。謠中只重文武得人上，不可重髦士。又云：諸臣之在左右者，各奉璋瓚以助亞裸。

泮彼徑舟三章

王氏曰：徑在周地，與所見也。古義云：周王文王也，亦從追稱之。薛詩緝云：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啓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一說古義云：文王為西伯，奉王命得專征伐，故亦得抽調六師也。卿嬖云：及之，只形容人心爭先恐後，如不及之意。陳氏曰：助祭內事也，干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倬彼雲漢四章

甘義云：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呂記云：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卿嬖云：以天象大而有所成，其文于上，興君德久而有所成，其化于下。壽考字不可忽，道所以成化也。作人自周王振作人言，勿就人化說，此乃盛德自狀，不着力人字，泛指而髦士六師皆在內。

追琢其章六章

白虎通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疆理上事，整齊人道也。疏義云：總而舉之，條之皆有兩繫，謂之綱。詳而理之，條之各有連屬，謂之紀。皆是縣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舉也。朱子曰：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向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卿嬖云：興重至字意，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即

是紀綱之至，蓋其德之純亦不已，自有以維繫總理天下之精神，無工夫。

○瞻彼旱麓首章

古義引漢書地理志云：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入流漢。按今陝西漢中府，其地與鳳翔府接壤，鳳翔即古岐周地也。陸疏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著。
一作葉似著
上黨人織以為斗宮箱器，又操以為釵，祿即福也。○卿嬖云：以旱麓之能生物，興豈身之能獲福，以自狀之理也。祿字要講得濶，如集天命，得人心，皆是。亦帖云：蓋天地之間，種之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自相溱泊，故不酬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陳氏

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之和順
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己，其諸異乎？不之求歟。

瑟彼玉瓚二章

孔疏云：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疏義云：錫為青金，孔疏云：鉅，黑黍一稔二米者也。釀鉅為酒，以鬱金和之，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疏義云：此物類相從之意，而以必狀之理為興。

鳶飛戾天三章

卿嬖云：此作人，與上章不同，此以人自感化言，不作用力說。鳶魚飛躍，自天機作之，文王開天下，以自有之天機，人皆為

魚人皆飛躍人皆遊其天淵而不自知矣。○李氏家三山人
名不着抱朴子晉葛洪所著名

清酒既載四章

孔疏云駢牡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通解云此詩
主咏歌聖德當每章皆及豈弟此章獨以祭而受福為言故
朱子補云承上章云云所謂承上章但承其豈弟非并承其
作人也各用說

瑟彼柞棫五章

卿嬖云以物盛必為民所燎爨興盛德必為神所慰撫勞如
思啓行翼陰鑿其豈弟之意而安慰恤之也神字兼天地山
川社稷此自平素言不首祭時說亦不就獲福上說。○說約
云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狀詩柄亦云詠歌文王之德則至仍
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狀必狀之應其理如此
莫之葛藟卒章

卿嬖云以物盛自附于條枚興德盛則自致乎福祿凡求福
者有覬倖之心則為回不求之求何回之有疏義云以足首
章于祿豈弟之意

○思齊大任首章

古義引毛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季云并子孫言之
也亦通。○卿嬖云文王之德原無待于成且助者狀邇其始

故并叙之不可泥定說文王之德由于有聖母賢妃也但此四句不平蓋其能盡婦道正見其為聖母也木媿二句只重一嗣字徽音即木任思齊思媚之徽音百男是驗其德之美如仁者必有後之意古義云夫多男由于不妬忘之美而不妬忘不干克敬

惠于宗公二章

鄭箋云時是也媿媿云此以接神接人言惠宗公不指祭時有平日所行克肖其德相与默契意至我感神言以其顛覆厥德而有遺恨為怨以其愚不肖而痛之為恫刑字通管下文重人無不化上不重者序意由寡妻而兄弟一家之中由

內是外故曰至

御取相

接之義下觀法字上而上之儀法通

典之相接故曰御也通解云家邦即天下意不可分析

孔疏云天

下之○古義云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云文王非人化之也脩吾身于此而其效自形于彼○朱氏曰誠以奉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無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雖在宮三章

媿媿云此備美其德之純俱本心上說上二句于極字上見其純下二句于常字之字見其純雖肅于墨字上見其至要者而在字見時措之宜也至要者而在字所謂純亦不已

也亦臨亦保只如其不頭無射之初若着意矜持便非文德已又云所存之德既履純熟若不待保也狀養感而心愈密亦常有所守一蓋無射而視之若射也欽按訓射為歎只是俛勞意

肆戎疾不殄四章

卿嬖云此承上德之純來不作推原說總之德妙于純自狀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耳烈假言德之光輝感沃無瑕缺如云蒙難而正志遇坎而有亨也非指嚴譽言聞以已狀之法諫以當狀之理言而亦字天狀妙合即純亦不已之意

肆成人有德率章

卿嬖云此承上說來言其德化及久也有德是造之已成者有造是終務進德者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即斯士之譽髦古人無歎重看正推人才成就之本見文德所以盛○欽按集傳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是指出上章所云其德純亦不已說無俛歎之意

○皇矣上帝首章

卿嬖云首四句言天意在于安民為命大王張本而乃眷西顧則正以太王能安民故也求民之莫乃監視本意雖以民言亦便有立君意了通解云商非指紂太王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也但此時殷政漸衰故云狀夏帶說卿嬖云增其式

廓是增大其致王之地，祥有可為之勢也。○劉氏曰：春，新也。音響集傳是則為致，則當音指如春定爾切之者也。作之屏之二章。

菑翳解出爾雅。孔疏云：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爾雅：檉，師葉似松，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字說曰：檉非獨能知雨，亦能負霜雪，大寒不雕。草木志云：本草謂之赤檉木，大概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檉柳。其材可卷為盤，衍義云：即今之三春柳，以一年三秀也。三月開淺紅花，成

細穗，欵按有祀者枝葉成今俗藤松者，或是一種。○爾雅：楛，訓治橫，陸疏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樹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顏師古云：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狀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爾雅：檠，山桑，訓發翼云：顏師古以為山桑之有點文者，其葉可以食蠶，而材尤有用，其絲中琴瑟絃，兼載云山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為縉，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今云節○古義云：柘，訓追亦桑類，埤雅云：柘宜山谷，林兆珂云：柘樹高大如桑，狀杖條婀娜，葉大僅如掌耳。李時珍曰：柘叢生，幹疎而直，葉豐而厚，團而有尖，其葉飼蠶，取絲作瑟絃，清響勝常，爾雅所謂棘繭，即此蠶也。

考工記云，弓人取材以柘為上，檣次之，檠次之。其實狀如桑子而圓，粒如椒，名佳子。錐音其木深黃赤色，謂之柘黃。衍義云：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為器。○卿嬖云：八句分作屏修乎，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啓辟攘剔，是去無用而存有用。太王惟欲闢地安民，故平夷剪除如此。此可想見太王之明德。帝遷句，即上看顧其宅二句意，但前是欲興之，此是果遷之也。串夷遠遁，正與上開闢一套事，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實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不可以帝遷天立分對。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語意相承。受命既固有，受此帝眷之命，而一代之業，以此基其始，八百之祚，即以一衍其終。○古義云：按篇中

三言明德，皆主發用言，與堯典康誥言明德皆同。

帝省其山三章

古義云：其山謂岐山也。卿嬖云：首三句輕，乃承上起下之詞，重作對上，言省之而木已拔，道既通，則其宅之命已定于周，而作邦矣。狀有邦無君，將誰與對，故立之君以承當也。按此二句，蓋言伯季俱可以繼業起王，而又可以承其後者有文王矣。此並在作對二字所包，但太伯雖知之而不欲已當之，故讓於王季而逃之。假使太伯肯繼立，亦安知其不傳之文王乎。其讓與不讓，但是太王之家事，而不繫天命。○卿嬖云：因心則友，固是平日愛兄自狀處，是亦從事後推言耳。

說說約云。兩句衍文。亦只是一句。○卿嬖云。篤慶謂太王以
德受命。而王季益修德。以厚之。錫光就跟著篤慶來。受祿無
變。是得天命於身。奄有四方。是衍天命於後。此句雖暗指文
武言。要見王季所貽意。○古義引陸化燕云。兄讓亦讓。此時
友之形迹而已。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兄弟間所難
萬云。聖賢作事。可讓則讓。可受則受。無意無必。無爾無我。無
假托。無避意。其於天親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顧。推之論之。
堯舜禹之授受。不過如是。此朱氏曰。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
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
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

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嘆咏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四章

卿嬖云。帝度其心。二句最重。盖有是德。故有是福也。度心德
喜不平對。亦俱泛言。不必粘受讓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此
明以事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邦不重。只
言其君臨岐周時。為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親其下。而下
皆親我耳。詩緝云。明類是一意。君長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
者明之克。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注中春秋傳出昭
公二十八年。在傳魏成鑄解詩之說。其克長克君克順之解。
即傳文。毛氏既取之。朱子從而釋之。

帝謂文王五章

帝謂文王朱子曰又豈諄之狀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
理合要恁他便是天命之也金履祥曰畔援兩字相反歆羨
兩字只是一意但歆淺羨深通輔氏曰誕先登于岸以涉水
為譬也○卿嬖云上四句先言天命文王無私以造道見得
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伐之也彭氏曰無畔援則
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于欲故能造道之
極也卿嬖云造到無處即是岸其機甚捷故曰先登○古義
云大邦與上章大邦同敢逆大邦謂不遵方伯之約束此密
人不恭之實即下文侵伐是也○卿嬖云敢距處非周之福

亦非天下取於文王也故整兵以爲之對之正文王之見理
無私也二以字正見文王若天道處詩緝云天下之望在所
救者一既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寧
州涇州即今平涼府靜寧州涇州並隸陝西詩緝云密既接
境也

依其在京六章

詩緝云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劉
氏曰其師既接祖共之衆則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
而遂侵之蓋示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通解云河乃大陵池
以受泉卿嬖云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古義云此

章前七句皆咏救其時事凡稱我者皆指其地而言以文王師至其地故內之而稱我也一說詩緝云文王與向罪之師視阮之地如己之地可謂公天下以為心矣亦帖云經文本只言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下句我陵我泉字疊字成文也○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卿瓌云度地作邑所以安新附之衆曰方曰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要知文王隨在人心皆歸言此邑為萬邦方嚮之區下民歸往之地一說疑問云無矢我陵四句是初行師時視密之人民即吾之赤子而無犯秋毫度其鮮原三句是既征討後收密之都邑入吾之版圖

而視同一體此總是文王視四海為一家故下文云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周書大匡解云王宅程三年京兆府咸陽縣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

帝謂文王七章

卿瓌云聲是號令色是威嚴田記云夏以革謂侈大興變革也仇方在氏曰即崇也古義引樂記云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而陳賜解之曰識之外矣知之內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書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實前鄠縣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古義云虎導紂為無道其諧周也蓋欲剪其所忌以恣其殃民之毒故文

王奉天伐之非為報私怨也。○卿孃云此通是上帝口氣明德即在下文不大不長乃是詩人活詞非謂猶有嚴夏革而但不大不長也。通解云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為說呂記云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詩緝云不識不知不聰明也天理自狀謂之則謂理之不可踰一說李少文曰四不字趕至順帝之則若干聲色夏革處一着些意便是任知識便不順帝則止卿孃仇方就違安民之心說以其得罪于天下為天下之仇故伐之非報諸己之仇也詢字重看指其罪而詛問之兄弟為詢之助鉤接臨衝為詢之具狀不可對以伐崇墉想崇必墮落不服共密不同故

聲罪致討如此夫伐密伐崇疑于私意私仇皆以意謂起之見其一承于天而無私也

臨衝閑：卒章

孔疏引玉藻云聽嚮在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請功也古義云按鄭氏於王制注謂禡祭禮亡而於周禮肆師注又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考索云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欵程子曰古者出征類禡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王安石

云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嚴云致以招其來。附以納其降。愚按是致是附當作一直說。言招致是敵附之衆。鉅按集傳蓋從王氏。春秋傳出僖公十九年左傳杜注云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孔疏云此言執馘必嘗戰矣。蓋知我不敵。狀後乃降。○卿嬖云此正言伐崇之事。上七句言仁以待崇。而人無敬。下言義以絕崇。而人無不從。承上帝命說來。開。謂緩之而不用言。任其高大而不即攻也。連。不爭先也。安。不暴怒也。伐。嚴其罪而伐之。肆。縱兵以攻之。絕。殄其世。忽。滅其國。無侮。以不殺之仁。無拂。以不貸之義。兩以字宜玩。文王之得人心處。即其善承天命處。所以繼王

季。太王而奄有四方。益增式廓也。○朱子曰當商之季。上下崩頽。忽于岐山下。突出許多人。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後語。卿嬖云通詩大意。在求民之莫。而莫民者。惟明德之君。故叙太王曰帝。遷明德。叙王季曰其德克明。叙文王曰予懷明德。各章言明德。而又言帝者。見周之受命一本于天也。

○經始靈臺首章

詩緝云首句經度而始為之。言初建也。疏義云營表之表。平聲。即標識也。謂標其位置。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欽韻注氣。

祥氣覆妖氣。出記云。作臺主於望氛。覆觀民俗。以祭天人。之
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佚。蓋一張一弛。無非事也。輔氏曰。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乃申說上四句意。柳塘云。此緣文
王平日能得民。非因一時勿亟之令。而遂至此。一說。古義云。
人君臺囿。沼之名。民果得而命之乎。此正坐讀孟子誤耳。孟
子云。蓋言文王因民之歡樂。而工速成也。以為非神工不
至此。故於臺囿沼。皆標之為靈。以紀異。乃文王之自名之也。
朱子既晰臺之義。指本詩傳而于孟子註。反云。民歡樂之。加以美
名。何哉。

王在靈囿二章

講書云。詩述民樂。而曰王在者。是後來借己之稱。以為時人
之語。柳塘云。兩在字。宜重看。蓋民心樂。君之樂。見隨在。無非
樂境也。劉氏曰。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逸。而
攸伏也。曾氏曰。鹿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跳躍而
自通。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

虞業維樅三章

舊說古義引鄭云。虞所以懸鐘鼓也。說文云。鐘鼓之跗也。按
考工記梓人云。自孫矣。郭璞據此文。以虞為懸鐘磬之用。
俗說相因。皆謂此。但懸編磬之類耳。豈知編鐘編磬乃樂之
小者。若下文賁鼓維鏞。各自有虞。此詩二句連言。故知所指

者乃音鑪之虞，亦舉大以該小也。玉疏按爾雅大版謂之業，餘從孫炎解，大版是業之本名，捷業字義未詳，蓋二字俱聲迫促，象鋸齒之狀耳。毛傳云：樅，崇牙也。樅為木名，則有直從之義，其形狀可想。蓋鍾磬懸在筓下，當筓業上懸鍾磬處，上設崇牙以為飾也。崇亦作大。○賁鼓解出周禮，解人劉氏曰：中圍者謂鼓腹也，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璧廡解：水旋丘以下，毛傳孔疏云：璧，飾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觀也。朱子曰：振鷺之詩云：于彼西廡，說者以廡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澤宮也。蓋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文王有辟廡之樂，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古義引孫鑛云：東漢左辟廡，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古義云：此章述文王既遊囿沼之後，遂於辟廡作樂之事。鄭燮云：只重於倫二句，以見王者之樂。虞業二句，只是起語，倫序不紊，曰論和氣宣暢，曰樂一說，古義云：賁鼓維鑪，以文王能作大事，作大功，作樂以象其成也。說出荀子荀子云：鐘，陰聲也；鼓，陽聲也。在天則陰陽和，狀後萬物得在樂，則鐘鼓應，狀後八音諧。

於論鼓鐘本章

陸疏云。鼉形如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卯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可以冒鼓。埤雅云。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雨。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爾雅翼云。鼉能吐霧致雨。力尤酉健。善攻崎岸。廋則出遶岸。人甚畏之。聲亦可畏。古義云。此鼉鼓非上章賁鼓。周禮所謂以晉鼓金奏者是也。按上章賁鼓。舉其大者言之。此章鼉鼓。則以始作者言之。蓋自鼉鼓鼓衆而後。朦朧始作樂也。○卿嬖云。此疊上於論二句。雖以起下。實有咏嘆不已意。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闕後奏必自鼓始。故聞逢之。而知方奏也。方字作正字看。朦朧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見幸君心之樂。未艾意。不重民之樂。聞上朱氏曰。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下武維周首章

卿嬖云。前四章言武王之考。繼先末二章言武王之考。能裕後。不平。蓋繼先。因以裕後也。全以王配于京為主。而原委却在世德作求二句。首章是下三章引子。重武王也。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哲字內。已含世德意。在天只如於昭于天。配京不止繼位。要見益大其緒意。三后神台于天。而在上。武王居鎬京。以為天子于下。故曰配之者。相當無忝之謂。朱氏曰。詩人於此。原其始。而取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

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王配于京二章

卿嬖云首句只轉語世德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作求起而求之也說通云世德作求配于京之實也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卿嬖云求德與配命非兩層在人曰德在天曰命先王之德正合于命者也作求世德即可以配天命矣命非暫合而暫離故加永言二字方盡作求之意薛詩說云使天下皆信之狀後為王者之信

成王之享三章

古義云下土兼臣民而言君尊如天故月四方之人為下土○卿嬖云首句輕只重武字永言二句正指武之由也武本信來則即是武孝思即上求世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孝思純就心上說維則重武王之孝可為則上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媚茲一人四章

疏義云自二章至此反覆其詞又以首章之意詳言之蓋美其善於繼述而得天下之心也卿嬖云媚茲本上字武意說

媚則媚茲善繼述者也。詩緝云：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引李氏曰：順德者，孝也。卿孃云：永言孝思，是申贊語。○書益稷：惟勤丕應，侯志注云：勤則天下大應，固有先意而得我者。

昭茲來許五章

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疏義云：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卿孃云：媚茲二字提起，萬年只是久意。連下句看，受天祐，又是常守富貴意。若兼人取，恐碍下來賀句。亦帖云：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祐率章

古義云：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王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卿孃云：朝賀非即助，而朝賀自有助。○集傳：周末秦強云：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文王有聲首章

鄭箋云：殷令聞也。○卿孃云：此推遷豐之由，有聲二句甚虛。過求二句串說，主文王之心言，此有聲之本也。求寧者，求民之安而觀成，即欲親見安民之功也。

文王受命二章

古義云受命者天討有罪之命孔疏云武功非獨伐崇而已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古義云邑說文云國也又在傳都邑互稱都亦通名邑卿嬖云克君就遷都以安民言李本云文王既滅崇則拓地漸廣而其民未馴宜親撫治之故徙居焉○疏義云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王公伊濯一物也言之有不同耳

築城伊滅三章

滅古義云韓詩陸德明本俱作洳毛傳云滅成滿也說約云改洳為滅自毛鄭以下並同改成為城則疑朱子所創嗣宗受辭而闢之是也然今姑且從俗洳韓詩云深池也說文成間

洳也滅疾流也字彙同洪武正韻滅洳之辭如毛鄭說○卿嬖云此述其作都之制匪棘二句表其心鉅按來孝禮器引此詩鄭注云來居此為孝朱傳蓋從之疑問云太王遷都以安民王季克明以順比自來相承維此孝卿嬖云克君就繼先以安民說○朱氏曰文王之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感也

王公伊濯四章

卿嬖云維豐句最重功就民已安上說四方二句一半說正是功之伊濯處四方攸同只就民心言不可入諸侯方與適求二句相合此于功著民敏上見其克君○說約云以上言

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五章

古義云雍大記云豐水出長安縣西南五十里終南山灃谷自鄠縣界來入咸陽合渭水帝王世記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鄭箋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又云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歆歆按諸侯朝貢亦循豐水而來會也詩緝云皇天也一統天下其事亦大也○卿孃云此言武王居豐而得人心以為遷鎬張本四方無諸侯百姓言彼同占上異上曰來歆則猶有未歸者此則已盡乎人矣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藉則只恃以為依此則實以之為君矣直在人心上看出来克君即本彼同說

鎬京辟雍六章

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郿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武王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鎬京焉○卿孃云此以鎬京作主辟雍是遷鎬第一件要緊事故首言之四自字俱根鎬京說無思不服以心悅誠服言此克君即本遷鎬建學而民心服說○欽按武王辟雍講學行禮樂記所載郊射養老等事皆是也

考卜維王七章

卿孃云此追述經營之初極其慎重上二句誓卜以作居下二句因卜以成居成其事正以終考卜之意成之兼祖社廟廟市井辟廡俱在內克君就遷都慎重見之亦要取到安民上朱氏曰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哉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芑率章

卿孃云此以物必托地而生興事必待人而舉貽謀以遷鎬為主狀不外建學作邑二事孫不專指康王翼子謂能敬之子則指成王也克君雖主貽謀之遠說亦要說到安民上○

疏義云遷都定國何以裕後是也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詔意蓋如此說約云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後語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嘆美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傳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狀後於君天下為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287